

儋州市中和镇东坡书院里的苏东坡雕像。

李幸璜摄



青山犹记东坡诗语

儋州北门江，水清可煎茶

文本刊特约撰稿 何以端

儋州市中和镇一带讲“军话”的人群，据说自小都会唱这样一首童谣：“江水流来沙盖沙，拨开水面种芝麻；哥种芝麻妹种豆，芝麻结子豆开花。”

第一句，一下就把风土写活了。第二句更随性，场景逼真，镇边北门江上抬眼就能看到大片大片似乎浮在水面的沙洲，长满绿油油的农作物。

童谣始于何时？我们不得而知。一个始自坡翁的罕见记载样本，则是先贤对维护生态文明的一份“天启”。

汲江煎茶事

人们总是回忆儿时江水是多么清澈，但那种“清澈”，只是相比老年时的更浑浊而言。如果能上溯十余代人的记忆，那么很可能每一代人，都会记得儿时的江水更为清澈。

没有人能凭记忆，将横跨千年的时空场景直接加以对比。然而，只要看看苏东坡居儋《汲江煎茶》诗，古今对照就跃然纸上了：

活水还须活火烹，
自临钓石取深清。
大瓢贮月归春瓮，
小杓分江入夜瓶。
雪乳已翻煎处脚，
松风忽作泻时声。
枯肠未易禁三碗，
卧听荒城长短更。

诗里描写他往北门江汲水煎茶的经过。苏东坡是海内品茗高人，居儋苦，却不改乐观天性，茶不多，却依然细品。

古人烹茶，对水的要求近乎苛刻：所谓上品为山泉、中品为江流、下品为井水。儋州治无山，好井泉甚少，坡翁居天庆观时“得井泉，味美，色白如乳，作《乳泉赋》，未尝示人”；天庆观前大坡上，又发现“坡井”，其水亦佳。这两处，坡翁都曾夜半携瓶，专程往汲：“吾尝中夜而起，挈瓶而东，有落月之相随，无一人而我同。”

若有上佳江流“活水”，坡翁自然更不辞劳苦。这首诗就描述了汲江之行，出城路远，夜行不易，但兴味盎然，这是他有记载的第三个夜半携瓶处。

“汲江”只能是北门江，当时称为“大水江”，当时的儋州治所中和方圆十余里再无别的江。乘夜，想是白天江水因人活动不免染浊，夜晚则浊气荡尽，满江净水；深清，清指水，深指河床，可知那时的北门江河床深窄，河岸规整。“大瓢贮月”是神来之笔，把清水连同映照着的明月，大瓢轻轻舀起，归入“春瓮”，存着慢慢喝。

能被坡翁入选烹茶，饮而陶醉，那江水可知何等清澈纯粹。这条清江，得益于未受破坏原始森林的普遍覆盖。

明清两代儋人诗作不少，但效法坡翁汲江之雅，却未见。

大江桥记事

坡翁居儋有不少好朋友，其中富传奇色彩的是福建泉州人许钰：“精于《易》《书》，论灾祥有验。苏文忠公喜与谈论，往来甚密，每以醴饮公。”

许钰久居儋州，富而乐善，其时年近九旬。其子许康民在坡翁北返三十年后，全资捐建了军治通往儋北乃至琼管驿道上史无前例的大石桥。

桥名“大江桥”，长十三丈半，宽一丈余，高二丈半，按宋元每丈约合现代3.12米折算，就是42余米长、4米左右宽、跨高近8米。为保证质量，特从泉州老家请来专业队施工两年，所费不菲，可能是宋代海南工程量最大的石桥。

受限于技术和财力，此前儋州大江一直没有建桥记载。从苏东坡诗“小邑浮桥外，青山石岸东”可知，有条摇摇晃晃的木板浮桥，大水一来就不管用了。

“大江桥”竣工于建炎己酉（1129年）。其时秦桧专权，海南“五公”中的胡铨和李光，以及曾受赵鼎力荐、立下抗金大功的知枢密院事折彦质，这些历史名人都陆续被贬到昌化军。人以群分，他们又都与许康民成为好友，坡翁临别赠许老的一只茶盂，许康民转赠折彦质，后者咏诗，不胜感叹。

石桥为儋民圆了千古一梦，满城欢欣。胡铨等也很感奋，他为桥北配建的“问汉亭”题了匾，李光在七夕之夜“杖策登亭”，赏景赋诗，折彦质为撰写碑记，留下了该桥的历史数据。桥很坚固，两个半世纪后的元末（约1360年代），才在社会大动荡中被洪水冲毁。

明初洪武三年（1370年）再建大江桥，桥长增至二十丈半。按明代“营造尺”折算，即约65.6米，比宋桥长了一半，几十年后又被冲毁。

此后是不断重复的故事：正统年间（1435—1450年）、成化年间（1464—1487年）、嘉靖九年（1530年）、万历十八（1591年）、四十三年（1616年）一再重建，又都被冲毁。其中万历十八年的“掇魁桥”长度达到三十六丈，即115.2米。

有明一代270余年，大江桥

六修六毁。一城精英、一城财富，就这样陷入与洪水的反复搏杀，极悲壮。

东坡墨法事


据比坡翁年轻的同代人何遽记载，坡翁居儋请来墨师潘谷做墨：“每笏用金花胭脂数饼，故墨色艳发，胜若丹砂也。”墨上还压模“铭曰：‘海南松煤，东坡墨法’。”

苏东坡居儋是在北宋晚期。当时浅丘台地到处是森林，村镇乃至军城也只是个略大的林窗，坡翁卧床帐边一不小心就搜出“升余”白蚁。军城以东及以南都是连片松林，远郊更多，以优良的南亚松为主，现代还留存松林岭、松鸣、松涛等地名。

潘谷一生制墨，极负盛名，其作品有被誉为“墨中神品”者。海南松材质优良，“东坡墨法”优质优名，儋州墨很快大受欢迎，提振了地方经济。坡翁也重视种树，曾在《东坡杂记》等著作中总结过松树造林的技术要点。

由于经济发展，农耕文化圈扩大，三十年后的李光，见到军城外“根盘厚地干参天，护养龙髯几百年”的松林已被伐不少，林地成为农田。“父老云往年自报恩寺西行，皆松柏林也……今唯十里外尚有之，三十年后无复种矣。”这是生态变迁的第一份目击记述。

始自坡翁诗句的近千年历史记录，是海南环境变迁难得的系列数据样板，它无言地证实了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。

设想，不妨在北门江大桥两头各添景点：南端是“坡翁携瓶夜汲江”石像，北端重现“问汉亭”及胡铨、李光、折彦质等人庆贺大江桥落成的群像。这是真实历史场景，既可重现我们曾有过怎样的绿水青山悠久文明，又可警示我们：必须牢记先贤对维护生态文明的这份“天启”。

【本文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菲律宾研究中心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；文中数据参考了海南古代方志相关资料，以及司徒尚纪《海南岛历史上土地开发研究》、颜家安《海南岛生态环境变迁研究》等著作。】



中和古镇上的『东坡井』遗迹。

何以端翻拍

